

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

史佚情怡

下

[清] 陈 森 著



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

怡情佚史

下

[清] 陈 森 著



华夏出版社
HUAXIA PUBLISHING HOUSE

第三十二回

众名士萧斋等报捷 老司官冷署判呈词

话说秋雨纷纷，泞泥满道，一连下了七八日，到了初八日方见晴明。场中订于初十日出榜，初九日一早即报起来。凡下场的个个意马心猿，到了这几天，寝食俱废，就是高品、春航，亦未能免俗。

春航初八日晚上太睡早了，睡不着，重又起来，至高品房中，见高品尚未安睡，二人谈起心事来。春航叹了一口气道：“我的名心原淡，中不中倒也无妨。就是对不住苏媚香，半年期望之心，白白辜负了。科名虽不足贵，但古今名士才人，断无不从科名而起。”高品道：“可恨今年这一班主考房官，把人回避得干干净净。我们再若不中，未免太冷淡了。若到明日此刻不见动静，就不必想了。”春航道：“不要到此刻，点灯时不来，便已绝望。若据前日那两个六壬^①课，似乎你我皆可有望。”高品道：“下场年问卜是最不灵的。我头一次在江宁考试，有个起梅花数的，为我起数，得泰卦五爻，他说不用说了，一定中元的。爻辞是‘帝乙归妹，以祉元吉’，你还讲甚么！且象辞还是‘中以行愿也’。”春航道：“可不是。”高品道：“不但此，那年是乙未年，你想帝乙的乙字与归妹的妹字，去了女字旁，不算乙未两字么？我已十拿九稳，谁知鬼神专会哄人的，你道可笑不可笑！”春航道：“人心最灵，心之所欲，象即呈焉。此是人心上起的象，非卦中之象也。”二人煮茗闲谈，将近五更始寝，一到天明即已起来。

却说苏蕙芳惦记春航，亦复一夜不能安睡，比到起身时，已是已正时候。连忙梳洗，即着人到外面打听可曾报动，那人去了。随后有个京官，着人来叫蕙芳去陪着登高，蕙芳哪有心绪，回他进城去了。停了好一回，钟上已交午初，打听人转来道：“外间已报过四十名了，田老爷还没有在内，倒是那个姓归的，中在三十四名。”蕙芳道：“哪个姓归的？”家人道：“胡同外边住的，就是那叶先生的姑爷，开窑子的。”蕙芳听了，颇为不平，

① 六壬(rén)——占法的一种。

道：“奇了，王八都中了，还了得！这么看来，是不必说了。”心上要到春航那里去，犹恐见面有些难以为情，意欲报了再去，心上十分焦急，比春航倒还胜几分。一回见宝珠着人来问信，素兰、玉林着人来问信，闹的蕙芳坐立不安。欲到戏园中，恐怕被人钩搭住了，闷闷的歪在炕上，拿本闲书消遣，看了两页，又停下。将近申初时候，尚不得信，闷绝无聊。

忽见跟班的手里托着一个盒子，上面放着一盘枣糕，进来说道：“胡裁缝送来的，有话要面求。”蕙芳道：“他有什么话讲？既然他亲自送来，收了的就是了。”胡裁缝也走进来，作了一个揖，蕙芳让他坐了。胡裁缝道：“今日倒闲空在家，不出门走走？外面登高游玩的颇热闹，又是报举的日子。潘三爷的女婿中了，好不热闹，挤满一铺子人，报喜钱赏了一百吊。这胡同外的一家也中了，我常与他作衣裳的。寓在宏济寺的高老爷也中了八十一名。如今城外已报一百多名了。”蕙芳听了，忙问道：“宏济寺的高老爷中了，还有位田老爷在寓在寺内，可曾中么？”胡裁缝道：“我没听见说，想必也中了。”便向蕙芳说：

“我的苏爷，我有一件事要求你。我那第三个儿子叫三喜，在铺子里闲着，教他作手艺，学了三四个月，剪刀都拿不起，一天倒要四、五十钱买糖买果子吃，我哪里养得起他！他相貌也还干净，虽不能比你那班里相公，也差不多。他心也灵，针线学不会，戏倒学得会，如今听熟的乱弹，倒也会唱许多。我想作戏比我们作裁缝好万倍，我求你老人家，行个好事，提拔提拔。我选个日子，送三喜来拜你作师父，你老人家断不可推辞。我若送他到别班里，我也心疼，他年纪又小，打打骂骂的，孩子也受不得的。你老人家心又慈，疼惜孩子，将来就不指望与你老人家一样，能够光光鲜鲜，少吃，不少穿，认得几个财东，也就心满意足了。作裁缝的有什么好处？自己又没有本钱，铺子里赊了料来，来路就贵，还要替人垫钱，开出账去，人又嫌贵了，七折八扣，拖拖欠欠。这一间铺子好容易开着，五、七个伙计做活，老米饭酸菜汤，一天费用也得两吊钱，能有多少沾光在内！你若肯收了作徒弟，歇两年我就不作裁缝，就像作老太爷一般了。”

蕙芳听了，好不厌烦，便道：“我将要改行，不唱戏了，哪里还要收徒弟？况且我也不会教人，你儿子要学戏，还是到那乱弹班里好，学两个月就可出台，我们唱昆腔的学了一辈子，还不得人家说声好，一个月花了多少钱，方买得几出戏，学他作什么！”胡裁缝尚是飘飘吵吵，好一回才去。

已是上灯时候，蕙芳长叹一声，忍不住叫套车到春航处去，先与高品道喜。及到了宏济寺中，却是冷清清的。进内先见了高品的家人，问他，那人答应道：“方才报是报来，我们老爷说恐怕不是，不晓得什么缘故。”蕙芳走到里面，只见高品与春航对坐下棋，照应他坐了。春航便触起心事来，便把棋子一掬，说：“输了！不必下了！”高品也便歇了。蕙芳问道：“卓然已高中了，怎么如此模样？”高品笑道：“中了便应该怎样？等湘帆报来，再热闹罢。”蕙芳道：“总是一样，全要中的。”高品道：“方才报来是报来，但有些不对账，是个江南监生。”蕙芳道：“据我看来不错的，你这名字未必有同的。”高品道：“也难说，总要看了榜才作准。”春航默默不语，蕙芳只好说些宽慰的话。

少倾，史南湘、颜仲清闯将进来。南湘道：“贺喜的来了，快预备喜酒！媚香你也在这里？”春航道：“此刻也差不多报完了，将吊之不暇，何贺之有！”仲清道：“才报了一百八十多名了。卓然中在八十一名，你嫌低了，因此有些委屈么？”高品道：“恐怕不是。你不见条子上写的是江南监生？”南湘、仲清齐道：“这是笔误，常有的事。”春航道：“不必疑心，卓然是已经中定了。”南湘对高品道：“你且备起晚饭来，咱们一面吃一面等，如不来到，三更后同去看榜何如？全中了，你们两人好好的请我们吃十天。”二人尚未回言，蕙芳道：“有理，有理！就这么着，我也有些饿了。”

高品、春航知道今日必有人来，已经安排定了。即收拾桌子，摆上饭来。南湘不准先吃饭，要陪着他饮酒。高品口内虽说疑心，心上早已欢喜，颇觉对酒开怀。春航素来洒脱，此番倒放不开心，蕙芳也与他一般。南湘道：“放心，湘帆总在五魁^①之内，如不是第四、第五名，我也不敢论文了。当年我在湖北侥幸的一年，约了几个朋友，大排着筵宴候报，候到三更不来，也气极了。那些人看不像，也去了。到四更将要睡时，才报了来，倒是个解元^②！难道你们下过两三场，还不晓得五魁是后填吗？”仲清说道：“上科我就不是上了报录的当？我是副榜第一，他就报我是第二名南元，倒赏了好些钱。明早他竟不来，及看榜时，才晓得是副榜，倒叫我太

① 五魁——五经的魁首，明朝科举分五经取士，第一名称为魁首，其后则以乡会试中前五名的称为五魁。

② 解元——科学时代，乡试称解试。解试第一名称为解元。

山、太水空喜欢了半夜。”诸人借酒闲谈，到了二更以后，尚不见报来，就是史、颜二人心上，也知春航有些不稳了。

将要吃饭，忽听门外一片声嚷将进来，倒把众人吃了一惊。听到嚷道：“田老爷大喜，中的是南元^①！”春航一听，喜不可言，把箸子摔过一边，连忙走出位来。蕙芳也乐不可支，诸人是皆欢喜，忙看条子，是“中式第二名，田春航，年二十三岁，江南上元县附贡生。”方才放心。报喜的讨赏钱，蕙芳带了些票子来，递给春航。春航先赏了十吊钱道：“明早同高老爷报喜的一同来领赏就是了。”众人道：“明日二位老爷不是十吊二十吊的赏，重重的要赏几百吊钱呢。”高品道：“是了，你明日来。”春航乐极了，因高品不放心，也有些疑心起来，恐怕报喜来诳他，只管发怔。蕙芳笑道：“报已报完了，二百几十名人都要疑心，难道人人全是假的么？”仲清道：“不心疑心。此刻已三更天，城门也都开了，叫你管家骑匹快马，先看了榜来。我们也不回去，你叫人索性添些酒来。”春航、高品道：“甚好。”一面打发人去看榜，一面再添酒菜。

此时各人畅饮，到底喜多愁少了，猜拳行令，闹到五更以后，看榜的始回，说道：“田老爷是不错，榜上果然第二名。”这一句话把高品唬呆了，急问道：“我怎样？”那人道：“八十一名是叫高品三，年四十岁，江南淮安府山阳县监生。”高品气得发昏，说声“呸”！那人便拿出《题名录》来，众人细细看了，果无高品在内。蕙芳笑道：“中的人我也不认得。我就晓得这两个：一个是叶茂林的女婿，叫做窑子归，这三十四名归自荣就是。一个是潘三的女婿，叫做杠花，他老人叫花三胡子，在杠房抬杠出身，如今大发财，开了几处杠房，这六十三名花中桂就是。”

高品再把第一张《题名录》看了一遍，略生喜色，不觉叹口气道：“也罢，名利二字是有一定的。现在你们不比外人，我对你们直讲罢：一千六百两银子卖掉了一个举人！这个杠花就是我中的，是张仲雨的过手，明日就要讨账去了。”春航、南湘、仲清、蕙芳都埋怨他几句。高品道：“我岂不知此事原作不得？我也有个想头在内，或者今科不当中，或者我竟能名利双收，也未可知。况且我要回南一走，家内有几件大事急于要办，妙手空

① 南元——明清科举时代，南方各省考生参加“顺天”乡试乡举，除第一名保留给“直隶”本籍人外，考上第二名的称南元。

空的，亦殊难堪。如今倒罢了，虽不能巴结与湘帆作个同年，但不叫抬杠的做年伯，称婊子为年嫂，也是不幸中之幸也！我看湘帆不但得此年伯、年嫂，还得了一个好年丈呢！”春航笑道：“凭你怎样刻薄罢了。但是哪一科没有些混账人在内？焉知你下科又不与这些人作同年？倒是年丈之称又是谁呢？”蕙芳听了好笑。仲清道：“你方才没有听见，抬杠的儿子花中桂是潘银匠的女婿吗？叙起年谊来，不是你的年丈？”春航笑道：“我也不与他会同年，我仍认卓然是同年便了。”高品笑道：“我么说，我明日就叫潘三为丈人如何？”说得众人大笑。

少顷，天色大明，红日已上，春航要出去见房师，并谒座师，各人也都散了。以后会同年，请吃酒，一连忙了半个月。春航出于第四房孙亮功门下，相见之后，亮功久已闻名。就是刘尚书、王阁学，虽未见过春航，于他儿子们书房内见他些笔墨东西，也久已倾倒，唯恐不得其人为憾，今中了南元，十分欢喜。从此春航与文泽、王恂又成了世谊，更加亲爱。唯有孙氏昆仲，颇难浹洽^①，然亦不得不往来，唯淡交而已。

高品代枪之银已收清，共得了一千六百金。张仲雨过手，在花处讲定二千四百金，从中扣出去八百金，又索花姓谢仪二百金，也得了千金，自己享用，便从藩经历上加捐了正指挥，即在坊里当起差来。高品已于十月初二日回苏州去了，春航在庙里寂寞，文泽邀至家中，王恂又欲相留，春航两处时相寄榻，又兼蕙芳照旧相陪，便安心乐意，与文泽、仲清等交相琢磨，闲时作些诗赋，习学殿试工夫。南湘也写了几天殿试卷子，以后又不写了，且按下不题。

如今要讲起一件闲事来。那八月十四日晚，乌大傻教刑部里传了去，问了一堂私造假契、抵押钱财事。因归自荣急欲借钱，商于大傻，要借彼房契抵押，许其分用。大傻早将房契押出，只得另造伪契与归自荣，押了六百吊钱，大傻分用了二百吊。谁知这个财东与前次那个财东相好，一日叙谈账目等项，讲起乌大傻的房子来。那个财东问起住址方向，知道就是押于他那一所，便对那人道：“这张契纸是假的！前年大傻已将房子抵押于我，押了八百吊，有兴盛香蜡铺作保。现今利钱欠了四个月，我正要找他说话，怎么又押与你了？”那人便着起急来，即找了中保来寻大傻理论。

① 浹(jiā)洽——融洽、和洽。

谁知大傻终日昏昏沉沉的在戏园闲闯,家中用一个笨汉,也甚不明白。那人找了十余天,并未见着一面。大傻回来,又不知道,那人情急,告了一状,送到刑部里。乌大傻是个天文生^①,其祖也作过官,其叔祖并且是个显宦,如今式微^②了,只剩下数顷荒田,几间破屋。幸亏契是白契,并非私造印信;大傻的堂母舅现任刑部司官,也有些照应。大傻想供出归自荣来,无奈契是他的,又系他出名,倒与归自荣毫无干涉,竟上了一个大当,革去天文生,限期赔偿,这也是他的晦气。

却说拿乌大傻那一天,有个皂隶^③叫做陆升,与归自荣住处相近,认得那日见他报了举人,忽然想起:八月十四日明明看见归自荣在乌大傻寓里吃酒,因想十四日秀才们正在场里,怎么他不进去又会中呢?想来想去,再不明白。一日遇见一个贴写,叫做葛逢时,排行第六,是个绍兴朋友,极会生事的。那天是十月初三日,陆皂隶走到衙门前一个小茶馆内,见葛贴写在里面吃茶,一边放着黄布小包,身穿贵州绸绵袍,套着元青大褂,低着头在那里吃火烧。皂隶走近来弯弯腰,叫声:“葛先生,独自一人闲坐吗?”葛逢时见了也照应了。陆皂隶就对面坐下,走堂即添了一碗茶。葛逢时道:“你今日清闲,想不是值堂日子么?”陆皂隶道:“这几天不该班。葛先生你是忙得很,近来想也发财?你是走得起的人,即日就要补经承^④了,将来可肯照应我们?”葛逢时叹口气道:“老陆,你是衙门中老手了,难道你不知道我们的苦?若要想得经承,至快还得七八年,你想难不难?不比别的衙门,还有些活动。这道衙门作了经承,便又怎样?”陆皂隶道:“作了经承到底好。你看黄经承与张经承怎样局面?簇崭新、风吹不动、火烧不着的一所好房子,好热车,干草黄银鬃大骡子,你瞧气色怎样光鲜,衣服怎样体面也就罢了,将来还有个小功名。人生在世,衣食无忧就也难得。”

葛逢时点点头,已将几个火烧吃完,然后问道:“你可要吃点心?”陆皂隶道:“我已吃了油炸糕、甜浆粥了。我有一件事不明白,今日难得遇

① 天文生——观测天象、推算时日的官吏。

② 式微——衰落,指事物由盛转衰。

③ 皂隶——旧时衙门的差役。

④ 经承——清代京师各部院役吏的总称。

见你，正好讨个教。”葛贴写道：“有甚么事难明白？”陆皂隶道：“我们街坊有个姓归的，是个南边人，招赘在乌大傻子家里，常见他出进的。我家与乌家隔不到一箭远，在一条胡同里，这且慢说。我问你，年年下场的日子，可是一定的日期？或是可以先后移改的？”葛贴写道：“乡试么，通天下是八月初八日头场，初十日出来；十一日再进去，十三日出来；十四日再进去，十六日完场，这是各省一样的。会试是三月初八日起，也是一样的。”陆皂隶道：“你说二场是八月十四日进去，是什么时候点名，什么时候封门呢？”葛贴写道：“点名总在一早，到了午未时也就要封门了。”陆皂隶道：“到十四日二更天还有不进场的人吗？”葛贴写道：“怎么能够到二更天？今年点名极快，二三场午正时候已经封门了。十四日二更天还在场外，那是头二场犯了贴例，贴出的了，所以不用进去，你当他还未进场呢！”陆皂隶点点头道：“原来有这些缘故。什么叫做犯了贴例，贴出来的？”葛贴写道：“这些事你要问他作甚么？贴例的或是烧了卷子，或是墨水污了，或是不完卷子交了白卷，这些有毛病的卷子就不发‘誉录所’，就贴了出来，不要他再进去了。”陆皂隶道：“据你说贴出来的，可会一样中么？”葛贴写道：“你好明白！既贴了出来，没有完场，怎么也会中？就是大主考的儿子也不能中的。”

陆皂隶道：“我原听得人说：不完场是不能中的。我方才讲的那街坊姓归，名字叫自荣，现在高高中了三十四名。我于八月十四日二更天去传乌大傻子，明明看见归自荣在那里，他并且上前来问甚么事，讲了多少话，急得什么似的。那时我却不理会，后来见他报了举人，我又不曾认错人，细细想来，他没有进场怎么也会中呢？请教你评出个理来。”葛贴写道：“这却奇了！或者你认错了人，或是记错了日子，不要是十三晚上？”陆皂隶道：“这人虽烧了灰也认得出来，断不会错的。至于日子，有票字为凭，而且明日就是中秋节，一发不会记错。你想是什么缘故？”葛贴写道：“这真奇了！”细细想了一会，问道：“你可知道他的底子怎样？”陆皂隶道：“这却不知道。他外面是极好看的，说是乌家的女婿。至于他是哪一省人，我也不知道。”葛贴写道：“你细细访一访，如果真没有进场，这就了不得。必定有个顶名代替的了。你若访实了，歇天我同你去找他，看怎样。我们见景生情，大家可以发些财。”陆皂隶道：“我也是这么想。”二人商酌定了，葛贴写还了茶钱，各自去了。

歇了几日，陆皂隶访得明明白白，是归自荣撵出一个奶妈了，因偷了一张钱票，两样银首饰，被主人搜着了，撵了出来。归自荣那几日因城外人眼多，故躲在城里头看戏，请的客都是心腹至交，所以不瞒他们。内中有个马回子，替他经手请了一个浙江人，丁忧^①的禀生^②，许了他一千两银子，先付润笔一百两，归自荣没有钱，只付了四十金，至今分文未付。那经手的马回子又从中赚了十两，那禀生仅得他三十两银子，倒替他中了一个举人，如今天天向马回子吵闹，把马回子的大门也打破了。归自荣躲在家里再不出来，并且闹得外头有些风声了。陆皂隶从奶妈子口中访得清清楚楚，便告诉了葛贴写。葛贴写便叫陆皂隶去向归自荣借一千银子，被归自荣啐了一脸吐沫，便一五一十嚷将出来。归自荣无法，掩不住口，也只得和他闹了一场。陆皂隶讹诈不动，逢人便说要告他。葛贴写与他作了一张呈子，就递在部里。马回子知道了，通知了那个禀生，两人星夜逃往他方去了。部中审了两次，归自荣不能狡赖。只得据实供明，革去举人，监押起来，俟拿到代枪之人，再行定案。此案一出，闹动了多少不第生监，鸣鼓而攻，并把归自荣在城外那些事情，一总捅出。部中看成了一个大笑话，有个老司官游戏三昧的作了一个勘语，是一篇四六文，满城传遍。从此归自荣成了一个衣冠禽兽了。

一日，文泽的家人从外面抄了一张来，送与文泽看。恰好南湘、仲清都在那里，大家看时，只见写道：

勘得归自荣，家本书香，父曾攀桂；心耽铜臭，性爱游花。浪迹都门，骗人弱息；缩头陋巷，拥彼淫娼。恣挑达于风月场中，攫钱财于鸳鸯被底。臀有肤而尽堪凿空，面无皮而岂解色羞？贪酒食之欢娱，畅烟花之缭乱。交游假托，后庭里玉树常埋；廉耻全无，前溪边秋砧又捣。既在泥涂以含垢，岂堪月窟以探香？借曰兔本前生，竟忘鳖为同气；一味狐能工媚，示由虫自可怜。乌大傻破屋无存，尚须还债；马二回大门亦坏，遑问谢仪。效张冠而李戴，回天力于人工。夫枪替虽已鳞潜，而索贿尚多雀噪。皂隶岂知颠倒，乱吵街坊；诸生尽计阴私，纷呈词牍。是宜先除巾服，消断袖之余妍；重挞鞭撻，起引锥之隐痛。

① 丁忧——旧时称遭父母之丧为丁忧。

② 禀(lǐn)生——科举制度中生员名目之一。

照例充军烟瘴，俟全案之齐拘。大书以示衣冠，浅众人之公忿。此
献！

众人看了，笑个不已。仲清道：“这是天理昭彰，报应不爽。若没有那皂隶一闹，又有谁人知道？此等污秽东西算个孝廉，真辱抹杀多少人！”春航道：“如今世上竟不成事了。你看此中漏网者固多，冤枉者亦复不少。前日瑶卿说，我们同年与他最好、教他画画的那个南京人金粟，本是个名士，性情磊落，大雅不群。因初到京时，寄居在某显宦家，也是自不检束，他的跟班与彼内眷有私，竟将相如、文君之事疑到此君身上，因此辞出。不意这位显宦明于责人，昧于责己，怀恨在胸，借此发挥，将此君亦另案锻炼，又带累了几个名士，一并斥革，你说冤枉不冤枉！”文泽道：“此等事亦不足为奇。即如唐六如、吴汉槎诸公，至今其名自在，虽经斥革，与他何损？要知如归自荣这种行为，只怕也没有了。”春航道：“难说，你看那买卖人的儿子，家人的内亲，其不通且不必论，难道也算身家清白吗？不过有幸有不幸就是了。”

正说话间，只见史南湘的家人进来说：“请少爷回去，老爷放了道了。”南湘听了，即便辞了众人先回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三回

寄家书梅学使训子 馈赈仪华公子辞宾

话说史给事^①放了大名道,南湘随任同行,且到明年会试再来。诸名士、名旦送行,又叙了几日。光阴甚快,不觉又到腊月中旬。

且说子玉因南湘、高品出京,又少了两个知己。前月王阁学来对颜夫人说,不是冬底就是春初,要与子玉毕姻。颜夫人回说不好专主,须寄信到江西,俟其回信转来,再为定夺。子玉因此连王宅也不大去了。徐子云近日补了缺,衙门中添了些公事,不能天天在园。

是日天气晴和,雪消风静,子玉欲访聘才,打听琴言消息,早饭后稟过萱堂,乘舆进城。行不到半里,心里忽又踌躇起来,料聘才也未必在家,越想越不高兴,便说:“不去了,出城回去罢。”云儿勒转马头,赶车的倒转车来出了城。忽然有几辆车塞满了路,还有一群骆驼挤在里头,众赶车的喧嚷嚷嚷,开让不来。子玉的车下了帘子,与一个车相并。子玉从玻璃窗内一望,却好那人也转过脸来望他,原来是宝珠。子玉见了,不觉一笑。宝珠问道:“你从哪里来?还到哪里去?”子玉道:“我从城里回来,不到哪里去了。”宝珠道:“何不到我寓里谈谈?我们也有两月不见了。”子玉一想:“回去尚早,也可借此散散。”便道:“甚好。”一边车已走开,子玉在前,宝珠在后,同到了门口下了车,宝珠让进了里面。子玉尚是初次进来,到了内院,见正面上房三间,西间便是书斋,上悬一额,是“小琅玕室”。子玉进内,觉得芳香扑鼻,不染点尘。有两盆水仙花已开足,桌上摆一个古铜瓶,插一支天竹,两支腊梅,那边还有两盆唐花。壁上所挂字画,皆是前人名迹,绝非世俗纱帽之作。又见一个小地罩内,左边挂一个横幅,是宝珠自己的“倚竹图”小照;右边挂着四幅小屏,是教他画画的那个金粟画的花卉。子玉看了,不禁一叹,说道:“天下事真是有幸有不幸,你看此等名士竟遭此劫!天之妒才,果如是耶?”因向宝珠道:“我听见人说,你之待

^① 给事——官名。

此公，与此公之待你，亦不亚于蕙芳之待湘帆。且你于此公失意后更觉亲密，一切旅费悉赖你周全，此等居心尤为难得，真令世俗衣冠中人愧煞！此公亦甚知感激。”子玉一面说话，但见宝珠默默无言，眼眶一红，长叹一声道：“同是天涯沦落人，相逢何必曾相识。”不禁落下泪来。

子玉因无意中数语，竟触动宝珠心事，自觉出言唐突，忙指着窗外之竹，笑道：“当岁寒时节，将此君与唐花^①较量，方见其潇洒自然，节同松柏。”宝珠闻之，又破涕成笑，子玉方觉放心。因又道：“不觉日子这么快，转眼又是年底了，真是流年如水。”宝珠道：“可不是么，本来离年近了。前日我听到剑潭讲，一过年你就要恭喜了，可请我们吃喜酒么？”子玉道：“还没有定，等老人家信回来再看。”宝珠道：“今日我倒得了两样菜，不晓得你肯赏脸在这里吃饭么？若肯在这里吃饭，我便约了香畹来，大家叙叙。”子玉踌躇道：“若吃饭，回去就迟了。前日这么大的雪，你想必积了些雪水，我们何不煮雪烹茶，请了香畹来作个清淡雅会，不好么？”宝珠笑道：“很好，到底你总与别人不同。”一面着人去邀素兰，一面吩咐把火盆抬到外间去，将茶炉搬过来，并搬出全副茶具。子玉见地上先放了一个大铜盘，后将一个古铜茶炉座在盘内，那炉约有一尺多高，身圆如斗，下有鼎足，炉身两孔，炉口圆小。从火盆内夹了些焰炭，又加上些生炭，便见一炉活火直燃起来。又一人捧过一个蔚蓝大磁瓯，又把个宜兴窑提梁刻字大壶，盛了雪水。子玉见了，颇觉欣羨，便说道：“尚未煮茶，见了这一副茶具，已令人清心解渴了。”

说话间，素兰已到，大家见了。素兰对宝珠笑道：“今日你如此之雅，一定是为雅人来了。但添了我这个俗人，不要把雅事闹俗了么？”宝珠道：“你也就雅极的了。”素兰问子玉道：“近来何以足不出户？可曾会过玉依么？”子玉道：“没有，玉依此刻如何能出来？不料他安身立命，竟在那一处了！”宝珠笑道：“恐怕那处还不是玉依安身立命处，玉依之志岂肯长受委屈的。”子玉道：“我听得待他甚好，有甚么委屈处？”宝珠道：“好原好，但华公子那人究竟不能十分体贴人的。度香这么样待玉依，尚不能得玉依欢心，那边能如度香这么样么？局面就是两样，那处是步步不离规矩的，闲散惯的人也是不便的。八月十四那一天，我看玉依出来伺候就是勉

① 唐花——亦作“堂花”。放在密室里用加温法使其提早开放的花。

强,叫做没有法就是了。”素兰道:“如今见了我们,也是生生的,觉得心上总是忧郁不开的光景。”子玉听了,不禁叹了一口气。宝珠见水开了,自己于博古厨内取出一个玉茶缸,配了四种名茶,自己亲手泡好了,把盖子盖上;又取出三个粉定茶杯,分作三杯;又将开水添满茶缸,仍旧盖了。子玉道:“要你亲手自制,倒累了。”宝珠道:“你们尝尝这茶味可好么?”子玉与素兰喝了两口,觉得清香满口,沁人心脾,都说道:“这茶好极,而且不像一种茶味。”宝珠道:“我将各样好茶,并成一碗的。”子玉道:“怪不得香美如此!”宝珠又捧上一个果盒来,聊以侑^①茶。子玉道:“倒比酒好。”

三人闲谈了一会,素兰问子玉道:“近日你可见你那世交魏聘才么?”子玉道:“也有两月不见了。我今日倒特要去看他,已经进了城,我想他是常在外边的,忽然不高兴起来,所以转回,恰才遇见瑶卿。”宝珠横波一笑道:“你错了,该去的。就使聘才不在家,你那心里人是不出门的,他知道你去,必出来见的。”子玉不语。素兰道:“你不晓得魏聘才近日的事吗?”子玉道:“什么事?”素兰笑道:“这魏聘才从前指使人去闹玉依,我心上极恨他,及至玉依进去了,倒也不见怎样。我看其人也不算个大恶,不过是个小人意见。殊不知他从前会糟蹋人,如今也受人糟蹋起来,而且以后还没脸见人!”子玉听了十分诧异,忙问道:“有何难见人的事?”宝珠尚未知道,也问何事。素兰道:“魏聘才原不好,但如今交朋友也真难,人面兽心的多。你们真不知魏聘才宿娼,被坊官拿住,送交刑部么?”子玉吃了一惊道:“有这等事?怎么就送刑部呢?”

素兰道:“我是听到张仲雨讲的,如今仲雨是正指挥,所以知道这事。已有四五天了。那一日魏聘才请富三爷在蓉官寓里喝酒,富三爷想起一件事来,先进城去了。聘才便不进城,叫蓉官去叫了一个媳妇,名叫玉天仙,就借蓉官寓里过夜,将近二更,尚在那里喝酒唱曲。有个吏目郁泰孙来查夜,走了进来,与聘才认识的,且同过席听过戏的。聘才见是郁吏目,便放了心,让他入座。吏目不肯,聘才便与他玩笑起来,那吏目即变转脸来道:“老魏,今日讲不得玩笑!你可知道公事公办公么?”聘才还当他是玩笑,便也说道:“什么公事私事!你别把坊官摆在脸上,就是都老爷挟妓饮酒,也是常有的,快坐下罢!”一面又扯他。那吏目“哼”了一听,说道:

① 侑(yòu)——劝,陪侍。

“不要说是你，今日我来查夜，就是我们总宪坐在这里，我也拿得他。”话才说完，有几个兵役就拿链子出来，套上聘才往外就拉。又有两个，一个锁了蓉官，一个锁了玉天仙。可怜魏聘才崭新的一身衣服，被他们拴在车尾子上，跟着跑到吏目寓处，铁面无私的讯问起来。幸亏魏聘才的下人找了一个书办，讲了一千六百吊，写了字据，找了铺保，方开开锁，作了一套假供：魏聘才为李三才，‘今日蓉官留住吃饭，适逢蓉官出嫁之姊回家看弟，并无同桌吃酒，以致男女混杂，讯明是实，相应开释’等情。”

子玉道：“这已算明白了，怎么又送部呢？”素兰道：“闻说有位巡城都老爷，访得吏目诈赃，改供私放，把这案提上去，送了刑部。”宝珠道：“如今魏聘才是在监里了，应该！应该！但华公子怎么不替他料理呢？”素兰道：“据仲雨讲是瞒着华公子，况且又是个假名假姓。大约脸总丢了，也不至有什么大罪。又听说魏聘才新捐了一个从九品，审实了，这功名只怕也革的了。”子玉听了，甚替聘才着急，连说道：“这怎么好！就是我们那位李世兄，也在外边胡闹，夏间去嫖，连衣服都被人剥了，亲友们都知道，闹得很不好看。不料魏聘才又闹出这件事来！”素兰道：“也叫他吃些亏才好，如今报应得甚快。谁叫他会使赶车的糟蹋人，如今是加倍奉还了。”子玉又笑起来。

当下三人讲了好一回，子玉见天色不早，辞了二人回家，到上房见了颜夫人。颜夫人似有不悦之色，子玉也不敢问，呆呆的站在一边。颜夫人道：“你父亲有家书回来了。你做的事他都知道，并且说我不能教训你，自去看罢！”便将家书递与子玉。子玉接了，未看时已唬得目瞪口呆，走到窗前恭恭敬敬捧了，看了一遍，两颊通红，一言不发，只看着颜夫人。颜夫人见了这样光景，心上着实可怜，只得故作冷笑道：“知道害怕，莫若从前不作这些事不好么？以后学好也由你，不学好也由你，横竖我不能跟着你出外。你若再不要好，你父亲回来，恐未必依你！”子玉只得连连答应几个“是”，也不敢坐下，也不敢退出。

颜夫人也不便安慰他，只好问他：“今日可见魏聘才？”子玉听了，似有踌躇，欲说说不出的光景。颜夫人又问了一声，子玉说道：“没有见着，而且得个信，说魏聘才不晓得闹了什么事，被人告了，前日已收到刑部监里。”颜夫人听了，吃惊不小，急问道：“这话是谁说的？为着什么事？你从何处打听来？”子玉随口说道：“是一个认识的人，就是魏世兄的亲戚张

仲雨说的。他也讲得不甚明白，倒像是狎妓饮酒，被坊官拿去的。”颜夫人听了，骂了一声：“下作东西！作这些不爱脸的事。如今便怎样呢？难道华府里也不管他吗？”子玉道：“听到魏世兄在城外的日子多，这件事改着个假名假姓，说姓李，大约还瞒着华府里。又有人说他新捐了个从九品。他虽说是李三才，人原知道他是魏聘才。”颜夫人脸都气红，停了一会道：“好吗，都是这些不成材的！就是李世兄，也是天天不在家，不知在外面做什么事，想来也未必干正经，我又不好说他。聘才的事，谅他总知道细底。”子玉道：“据李世兄讲，有两三月不见聘才了，他们近来倒很疏远。”颜夫人道：“但则聘才的事怎么好？其人虽不足惜，但究竟是老爷世交之子，打听个实信才好。”便叫个仆妇去传梅进进来。

梅进即便走到阶下站住，颜夫人将聘才的事说了，叫他到王亲家老爷处，托他关照关照，到部里说个情也好。梅进应道：“奴才就去，但魏少爷的事情虽小，已经收到监里，连他的家人都不容进去送饭，不知怎么要如此严紧。只怕亲家老爷未必肯讲这个情，或者他那华府里有人张罗他。”颜夫人道：“你想是知道他的情节，到底是怎样的？”梅进道：“昨日听得人说的。”便细细的将聘才的事说了一遍。颜夫人道：“虽然如此，我们是尽我们的心。你且到王老爷处走一走，能与不能再说罢。”梅进出去了。颜夫人冷笑道：“这是喜欢到相公家里去的榜样！”子玉臊得满脸通红，只得在下边凳子上坐下，即陪侍颜夫人吃了饭，然后回他书房。从此子玉心上惧怕，竟好几天不敢再作妄想。

梅进来到王宅，文辉传进问了来意，梅进禀明。文辉冷笑了一声道：“那魏聘才我一见他，就知道不是个东西！你们老爷定要留他，幸而如今出去了。这件事怎样去说？且刑部里绝无相好。你回去与太太请安，说我只好转托人碰他的运气罢。”梅进回去照直说了，颜夫人也无法，只得听其自然。

且说聘才在监里，许了蓉容与玉天仙许多银子，叫他们跟着他的口供，说系那日吏目请他在蓉官寓处吃酒，叫了媳妇玉天仙。饮酒中间，要问聘才借银一千两，聘才不允，因此口角。郁吏目预先带有兵役，即将他们锁了，带回寓所，改作查夜拿获，诈赃卖放，勒写欠票等情。玉天仙又供郁吏目常到他家吹烟饮酒，半月前发帖请分子，分金未到，因此挟嫌，设计锁拿。那日锁拿之后，又逼索钱五百吊，改供卖放。蓉官所供一样。部里

审了两堂,彼此口供相对。华公子已知道了,欲待不管,心里又有些不安,只得着人到刑部里与他托情关照,因此轻办了好些,将吏目革职,聘才杖了二十,玉天仙逐出境外,蓉官释放回来。

结了案,聘才尚欣欣的得意进城,道是官司赢了,一径回华府来。门上人见人,都来宽慰了好些话。聘才扬扬的说道:“倒也没有受一点委屈,这些司官老爷们都与我相好,司狱又是我的至交,一切全仗了他们,这几日倒也张罗得很好。不知公子可知道此事么?”众人只好回说不知道。聘才进了自己屋子,尚有一起一起的人来问他,唯不见华公子打发人来,聘才真道他不知此事,便放了心。到了第三日,见林珊枝进来,两手捧了一大封像是银子,放在桌上,说道:“这是公子送你的。”说完转身就走,聘才道谢两字尚说不及,已去远了。聘才见此光景与平日不同,有些疑异,遂看银包上面写着“赙仪^①二百两”,心中跳了一跳,沉思了一回,已经明白,但一时不得主意,欲候珊枝出来说个明白。谁知候了两日,不见一个人来,就是平时常见的顾月卿、张笑梅也不过来。再思量了半夜,才定了主意,次早写了一封谢札,先说些感激的话,后说梅宅有事,现要请其回去照料家务,情面难却,只得暂去,俟开春再来。写完,自己到门房里告诉了门上,将书信给他传进。约有半个时辰,见门上进来道:“方才的字公子已看了,说回梅宅去的很是,公子有事不及亲送了。”聘才心上尚冀转过脸来,听了这话,不觉心如死灰,只得说道:“多多道谢公子并各位大爷们,多承照应了大半年,我今日就要搬出去,也不能当面叩谢了。”管门的答应着去了。

聘才无奈,只得收拾行李物件,一面问管事的要了一个大车装好,自己有一车一马,两个小使,一个厨子,一个车夫,一齐的出了城,暂在一个店里歇了,消停了再找寓处。聘才在华府里仅有十个月,在外面招摇撞骗,所得银钱却也不少,华公子于修金之外,尚多馈赠。聘才捐了个从九品,花去四百余金,作衣服及浪花浪费共有二千金。此时除前日二百金之外,尚存三百金,还有些玩好等物。且幸所捐名次在前,约半年可选,因此胆壮心豪,与从前大不相同了。在店里住了两日,嫌他嘈杂,即租了宏济寺春航住的房子,高车大马,大阔起来,也不到梅宅去看望。蓉官、玉天仙

① 赙(jìn)仪——送行的礼物。